

---

# 传播符号学 ● ● ● ● ●

---

## 中西表情包设计比较：基于小黄脸的符号学分析\*

林升栋 程 茜 乔巾哲 庞云洁 李亚伟

**摘 要：**网络表情已成为虚拟社交中重要的传播符号。目前西方使用最广泛的是绘文字，中国最流行的是微信表情。本文以两种表情中的小黄脸作为文化间设计比较的素材，探索二者在表情使用与平台语境、表情情绪的社会符号学解读、视觉语法框架三方面的差异。不同文化选择了不同的平台界面设计和应用技术，在使用功能上呈现出差异。基于五官特征的符号学剖析，尤其在眼部和嘴部的丰富度比较，表明整体上绘文字设计着重客观的面部表情传递，而微信表情侧重共享的面部表情体验仪式。从小黄脸扩展至其他表情，进一步具体到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三个视觉语法层次的比较，也说明传递与仪式可以解释二者在设计上的差异。

**关键词：**表情，小黄脸，传递，仪式

---

\* 本文为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成果。

## Comparis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moticon Design: A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Little Yellow Face” Emoji

Lin Shengdong Cheng Qian Qiao Jinzhe Pang Yunjie Li Yawei

**Abstract:** Emoticons are widely used in social interactions in cyberspace. The little yellow face—emoji, which form the most popular set in the world, and WeChat emoticons, which are the most popular set in China, are used as the main materials for a cultural comparison of emoji. We compare the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platform that transmits the two emoticon sets, social semiotic analysis, and the visual grammar frame. The two platforms, us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have different interface designs and operate at different technical levels, as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t uses and users of the respective emoticon sets. The semiotic meaning expressed by the features of the five senses, especially the richness of the eyes and mouth, indicates that emoticons in the emoji set generally focus on transmission, whereas those in the WeChat set generally focus on ritual. The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visual grammar levels of reappearance, interaction and constitution from the yellow face to other emoticons also reinforces our explanation of the two categories of transmission and ritual.

**Keywords:** facial expressions, yellow faces, transmission, ritual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1009

凭借情感表达的丰富性与趣味性，网络表情已成为一种广受年轻人追捧的互联网亚文化，它不仅仅是一张张图片，更决定着未来人们的表达与交流方式。中国互联网发展相对独立于西方，双方发展出各自的社交媒体平台，开发出情趣迥异的网络表情。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是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社交工具，微信是目前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使用国际上流行的绘文字（emoji）表情。微信在原先 QQ 表情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出一套表情系统。互联网公司的用户导向为我们研究不同文化群体对网络表情设计的不同偏好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绘文字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年轻人用寻呼机向好朋友们发送一些

简单的表情图案，到 2010 年万国码 (Unicode) 介入并制定标准后，绘文字正式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搭载于美国苹果公司发布的手机操作系统 IOS 5 中，很快风靡全球。目前绘文字的万国码已更新至 12.0 版本，在苹果、多普达 (HTC)、三星、微软等不同品牌系统，以及脸书、照片墙 (Instagram)、推特、瓦次普 (WhatsApp)、色拉布 (Snapchat) 等不同社交平台上产生了二十余种衍生版本。

微信系统表情由微信表情图片、表情包、自定义表情和自拍表情四种构成。微信表情图片即微信自带表情，随微信版本更新不断调整变化。以 2018 年 6.6.7 版本为例，微信表情图片包含 64 个脸部表情、10 个手势动作、6 个全身表情、20 个其他图案表情。表情包是用户自行选择在微信平台下载的动态或静态表情图片，设计者一般会把社会热点、网络流行语、当红人物等素材组合起来，使表情包成为大家“群聊斗图”中一种“趣我”的表达方式。(饶广祥，魏清露，2018) 自定义表情是用户自行添加的动态或静态图片，素材可以来源于任何渠道，有助于更个性化地表达情绪。自拍表情是最新推出的，特指由用户拍摄自己表情而制成的表情图像。

绘文字雏形的发明者栗田穰崇 (Kurita) 最初仅提出 6 个粗糙的符号，现在大家熟知的绘文字是苹果公司前职员范兰克 (Willem van Lancker) 的创作，他以实习生身份画了最初的 500 个写实风格的绘文字，经过长期演化，目前能反映西方用户和开发者的审美偏好。微信表情继承 QQ 表情，其版本随着用户使用偏好不断淘汰更新，目前已经能反映中国用户和开发者的审美偏好。本文拟选择 2018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苹果手机操作系统 11.3 版本中自带的绘文字表情和 2018 年 6.6.7 版本的 100 张微信表情图片作为设计比较的素材，脸部表情 (小黄脸) 为主，其他表情为辅。表情的意义采用绘文字和微信官方给出的定义和解释。实际使用过程中，随着语境变化及使用群体不同而导致的意义流变，本文暂不考虑。

跨文化表情的比较研究，更多从心理或计算机科学角度，研究接收者如何进行面部表情识别，发现人的面部表情存在着跨文化的一致性和文化差异性。目前的研究停留在对真实人脸的识别，只有少数扩展到网络表情上，比如帕克 (Park) 等人抓取自然文本大数据，发现并解释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中网络表情的差异。(Park, Baek, Cha, 2014) 该文的研究资料是早期基于标点符号组合而成的颜文字，与现在使用的图像很不同。采用自然文本大数据的方式有所长，但分析略显粗糙。符号学对文化分析的深度和精度可能高于其他方法。本文采用一个自然文本的“小数据”，从符号学入手，

初步探讨表情设计的文化差异，并尝试提出一组抽象包容的概念来予以解释。

绘文字使用的官方合作社交平台主要是脸书和推特，其互动模式以评论式为主。这很像中国的微博，使用者发布内容，粉丝在其下评论，粉丝与用户的互动记录左对齐排列，如同第三方的对话记录。微信的互动模式以对话式为主，一左一右，主客分明。这两种不同的呈现偏好，可能使得绘文字设计更追求客观的、精确的情绪传递，微信表情设计则更追求一种共享的、会意的情绪仪式。尽管国内外社交平台提供给用户的可选功能大同小异，但主流接口仍是不同文化群体自然选择的结果。

詹姆斯·凯瑞将“传播”观念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本文拟借用这一组概念来概括绘文字与微信表情自带符号之间的差异。从原义来看，传播的传递观将信息的流动比作货物或人的流动，强调信息的传输过程，从一端传送到另一端，关注信息流的速度与传递过程的完整性，以控制为目的；传播的仪式观则从文化遗产角度将传播视为一种仪式，强调参与、分享、联合以及拥有共同的信仰。仪式本身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关注的重点不是信息在时空中“尽可能不失真”的传递，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建构社会现实和传承文化。仪式不同于日常行为，总是强化或夸张某些行为或装饰，并弱化常见的部分。简言之，传递偏重分享信息的过程，而仪式偏重共享信仰的现实体验。(Carey, 2009, pp. 12-13) 绘文字的设计可能更体现传递观，而微信表情的设计可能更体现仪式观。

## 一、两种面部表情系统的拆解分析

艾克曼和弗里森将情绪分为愤怒、惊奇、恐惧、高兴、悲伤和厌恶六类，并依据人脸肌肉群运动及对应的表情，将人脸划分成46个运动单元，进而开发出面部动作编码系统。(Ekman, Friesen, 1975, pp. 1-9) 麦克劳德将这一编码系统从46种简化为12种，包括斜眼看、挑眉毛等运动单元。(Feng, O'Halloran, 2012) 马蒂内克提出一个简化的面部表情系统，将脸部动作向前或闭合归为主动，如愤怒；向后或开放归为被动，如恐惧；同时将向上的动作归为积极，如高兴；向下的动作归为消极，如悲伤。(Martinek, 2001) 这一简单的分法存在很多争议。根据兰考夫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冯和奥哈洛兰(Feng, O'Halloran, 2012) 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来解读视觉影像如何表达情绪，并总结出一套前额、眉毛、眼睛、鼻子、脸颊、嘴的不同形状代表不同情绪的面部图释系统，可用于解读不同五官组

合下的不同情绪(图1)。两位作者谨慎地重申这个系统作为可能的符号编码来源,是描述性的工具,而不是建立情绪意义表达的规定性语法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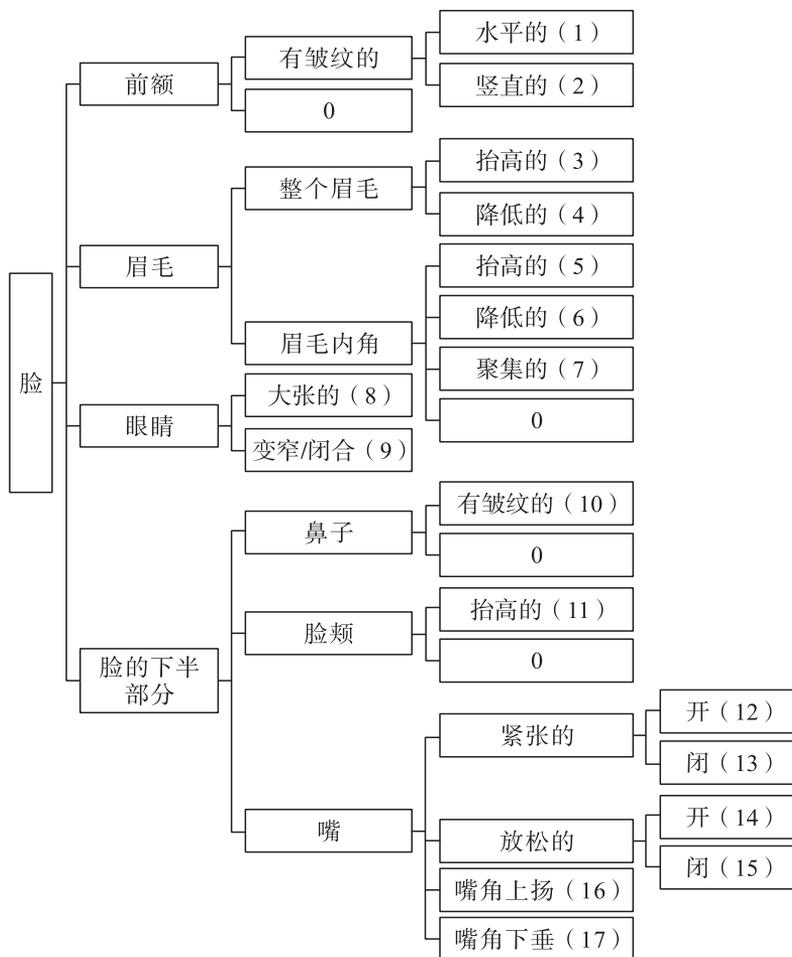


图1 冯德正和凯·奥哈洛兰的面部图释系统(孙嘉靖, 2013)

西方研究对面部动作编码系统精益求精的探索,反映出他们对情绪表达设计标准化的倾向。绘文字由万国码制定标准,万国码为每种语言中的每个字符设定了统一并唯一的二进制编码,以满足跨语言、跨平台文本转换、处理的要求。因此,绘文字在不同语言、不同平台上显示略有差别。微信表情是图片格式,与标准无关。本文预测,相对于微信表情,绘文字的设计通过面部表情的标准化组合来建立情绪意义,系统性更强,即每个运动单元在系统中的重复使用率更高。

已有文献表明，欧美表情设计偏“侧面型”，而日本表情设计偏“正面型”（梁燕碧，2006）。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中国）偏好垂直设计，例如：^ \_ ^，侧重用眼睛表达情绪；个人主义文化偏好水平设计，例如：-），侧重用嘴部表达情绪。（丁尔苏，2012，pp. 165-166）在绘文字从标点组合走向图像后，本文预测，微信表情设计侧重眼部，绘文字则侧重嘴部，即绘文字嘴部运动单元的使用频次更高，微信表情眼部运动单元的使用频次更高。

本文将绘文字的87个小黄脸（不区分肤色）与微信自创的55个小黄脸作为比较的素材，把脸部拆分为眉毛、眼睛、嘴、手势四个组成部分，描述其运动形状，并具体说明每个部分的运动形状应用于哪些表情。

### （一）绘文字拆解分析

绘文字设计分类更细致，也更具体。例如，绘文字中“笑”可以分为：笑脸、微笑脸、露齿笑、耀眼笑、笑眼、笑得打滚等；“亲”可以分为：亲吻、闭眼亲、鼓脸亲、笑脸亲等；甚至“如释重负”等不常用的表情也分为如释重负、悲伤但如释重负两种。绘文字设计包含以下运动单元：10种眉部、24种眼部、37种嘴部（含4种舌头）和5种手势（见表1—表4）。

表1 绘文字小黄脸眉部的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眉部										
描述	基本平行	略向下倾斜	八字形	左高右平	左高右低	左低右高波浪形	左低右高	挑眉	向下较大倾斜	向上倾斜
表情	微笑	安静	悲伤、忧伤	思考	眨眼	挑眉	流口水	假笑	笑骂	胜利
	闭眼轻吻	极度痛苦	坚持、冷汗		亲吻	戴单镜片	说谎	阴险	哭泣	撇嘴
	惊讶	担心	累、厌烦					不愉快	大哭	咒骂
	激动	害怕	恶心、呕吐							
	晕	发烧	缠绷带							
	美元嘴	如释重负	悲伤但如释重负							

表 2 绘文字小黄脸眼部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眼部								
描述	普通圆眼(微椭)	椭圆眼	月牙笑眼	眯眼	左睁右闭	左闭右睁	星星眼	爱心眼
表情	微笑脸、安静、震惊、恶心	露齿大眼	耀眼笑	坚持	亲吻	眨眼吐舌	眼冒星星	眼冒爱心
	亲吻、拉链嘴、张嘴、无嘴	牛仔	露齿笑	露齿眯眼	眨眼			
	思考、中立、撇嘴、生气		露齿带汗	累				
	冷汗、愤怒、害怕、咒骂		美食	眯眼吐舌				
	吐舌、困惑、担心、哭泣		笑眼	混乱				
	反转脸、书呆子、张嘴皱眉		笑眼亲	笑得打滚				
	困惑、惊讶、皱眉、轻皱眉		天使	呕吐				
	说谎、捂嘴笑、戴单镜片		拥抱	打喷嚏				
	悲伤但如释重负、发烧、缠绷带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眼部								
描述	圆眼珠	白眼	眼珠向右	上凸形	八字形	外八字形	下凹形	拱门形
表情	激动	翻白眼	假笑	沮丧	失望	流口水	昏昏欲睡	嘘
			不愉快	笑哭			沉睡中、胜利	
				大哭			如释重负	
							忧伤、担心	

续表2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眼部								
描述	闭眼	交叉	左眼椭圆 右眼圆	平行 短横	左小右大	流泪	美元	椭圆空白
表情	闭眼亲	晕	挑眉	无表情	露齿 大小眼	哭泣	美元脸	惊恐尖叫
	笑脸							

表3 绘文字嘴部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嘴								
描述	短张嘴	长微张	中长闭嘴	长张嘴	露半齿	露全齿	M形	小闭嘴
表情	眨眼	笑眼笑脸	微笑脸	爱心脸	露齿脸	耀眼笑	鼓脸亲	安静
	笑脸	拥抱	墨镜脸		露齿大眼		亲吻	沉睡中
	如释重负	天使	反转脸		露齿带汁		笑脸亲	
					露齿笑		闭眼亲	
					露齿眯眼			
				牛仔、 星星眼、 笑到打滚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嘴								
描述	大张嘴	半张	纵向全张	最大张嘴	纵向 露半齿	短横	长横	右嘴角 微向下
表情	张嘴	生气	惊恐尖叫	晕	惊讶	白眼	无表情	思考
		害怕			大哭	极度痛苦	中立	
		震惊				激动	挑眉	
		皱眉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嘴								
描述	右嘴角弧 度向下	流口水	W形	短张嘴 上凸形	露半齿 上凸形	横向椭圆	长闭嘴 上凸形	左嘴角弧 度向下

表情	缠绷带	流口水	糊涂	害怕、坚持、失望、担心、哭泣	厌烦	睡	皱眉	困惑
				悲伤但如释重负		张嘴冷汗		
				不愉快、冷汗		焦虑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嘴								
描述	左嘴角微向下	右嘴角向上翘	H形	呕吐	兔牙	龅牙	长闭嘴微上凸形	拉链
表情	说谎	假笑	恶心	吐	书呆子	鬼脸	轻皱眉	闭嘴
							发烧	
							胜利	
序号	33	34	35	36	37			
嘴	无							
描述	/	右侧伸舌头	中间伸舌头	左侧伸舌头	中间舌头吐美元			
表情	无嘴	美食	调皮	滑稽	美元脸			

表4 绘文字手势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手					
描述	双手在嘴边	双手托腮	手枪形	示意别说话	五指捂嘴
表情	拥抱	惊讶尖叫	思考	嘘	捂嘴笑

表1至表4的分析发现,(1)眉毛在五官中的表现力相对较弱,种类也相应较少。表1中,序号3眉毛内角抬高的“八字眉”应用最多,均表示悲伤;序号1、2、9属于同一种眉形,但眉尾倾斜度逐渐加大,悲伤情绪逐渐强烈;序号4、5、6、7属于左右高低不同的眉毛,应用的表情较为分散。(2)表2中,眼部形状集中在序号1的普通圆眼上,刻画眼部比较单调,变化只体现在眼部形状上,除序号6、9、10、21外均“有眼无珠”,缺乏眼睛

内部的刻画。可能是因为眼珠太小，设计者出于传神和简化的考虑做出这一选择。(3)表3中，嘴部形状按照大小、长度、倾斜度、弧度、露齿与否等变化最为丰富，比其他部位的种类数量多出近一倍，说明西方文化偏重嘴部导向的表情设计。嘴部肌肉控制比眼部容易，且面积更大，还可结合舌头，使情绪表达更明确。(4)表4中，手势属肢体语言，出现频率最低，且都固定应用于某一种表情。

## (二) 微信表情拆解分析

微信表情设计包含以下不同的运动单元：20种眉部、37种眼部、33种嘴部（含4种舌头）和12种手势（见表5—表8）。

表5 微信表情眉部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眉部							
描述	左低右高八字形	倒八字形角度大	倒八字形角度小	左高右低小弯眉	倒八字弧形	对称拱形	左低右高弧形
表情	撇嘴	发呆	流泪	闭嘴	发怒	龇牙	惊讶
		鄙视				坏笑	
						白眼	
序号	8	9	10	11	12	13	14
眉部							
描述	对称上凸弧形	左高右低不规则曲线	左高右低弧形	对称粗挑眉	挑眉角度大	对称挑眉	对称变八字形
表情	囧	吐	流汗	憨笑	咒骂	嘘	抠鼻
						擦汗	委屈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眉部							
描述	对称粗短折线	倒S形	左低小右高大弯眉	对称下凹弧形	对称平眉	左低右高倒S	
表情	鼓掌	左哼哼	阴险	皱眉	奸笑	机智	
		右哼哼					

表 6 微信表情眼部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眼部								
描述	竖椭圆眼、眼珠偏下	竖椭圆眼、眼珠右下	爱心眼	水滴眼、眼珠居中	粗平行线	太阳光	竖椭圆眼、小眼珠右下	下凹形
表情	微笑	撇嘴	色	发呆	流泪	害羞	闭嘴	睡
	再见	嘘						
	难过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眼部								
描述	左右倒V、泪珠	竖椭圆眼、眼珠右上	竖椭圆眼、眼珠左下	倒V、竖椭圆单眼、眼珠左下	上凸弧形	竖椭圆大小眼、眼珠偏中右	镜像倒V	横椭圆大小眼
表情	大哭	困	发怒	调皮	龇牙	惊讶	抓狂	吐
		傲慢			憨笑			
		汗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眼部								
描述	圆眼、眼珠偏左上	半圆眼	圆眼、眼珠居中偏下	横线	倒八字横椭圆眼	实心圆	左低右高圆眼珠	螺旋
表情	白眼	困	惊恐	流汗	奋斗	咒骂	疑问	晕
						坏笑		
						委屈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眼部								
描述	圆眼珠居中	镜像E	半圆眼、眼珠偏右	横线、偏左眼珠	外八字形	倒外八字形	镜像E上长下短	不规则眼球、眼珠偏右下
表情	衰	敲打	擦汗	抠鼻	鼓掌	左哼哼	哈欠	快哭了
				阴险		右哼哼		
				鄙视				

续表6

序号	33	34	35	36	37			
眼部								
描述	大圆眼珠 闪高光	圆眼球、 眼珠偏右	毛毛虫 眼、眼 珠偏左	半圆眼、 眼珠偏右	圆眼珠			
表情	可怜	嘿哈	奸笑	机智	皱眉			
					耶			

表 7 微信表情嘴部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7
嘴							
描述	两端高 弧线	波浪线	半圆露 齿流口水	圆张	右高凹弧线	两端 高粗弧线	十字叉
表情	微笑	撇嘴	色	发呆、睡	得意	害羞	闭嘴
	愉快			抠鼻、白眼	机智		
	再见			疑问、晕			
	皱眉			可怜			
	偷笑						
序号	8	9	10	11	12	13	14
嘴							
描述	两端低 宽弧线	三角形	中间 高折线	舌头	半圆竖齿	不规则 圆齿	两端低 弧线
表情	大哭	汗	发怒	调皮	龃牙	惊讶	难过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嘴							
描述	半圆张	不规则半 圆露半齿	不规则 曲线	右高 凸弧线	椭圆齿	眼镜形齿	半圆 露半齿
表情	囧	抓狂	吐	傲慢	困	惊恐	憨笑
					哈欠		
					流汗		
序号	22	23	24	25	26	27	28
嘴							
描述	两端高弧 线叼烟	左低右高 斜弧线	短横线	不规则半 圆露半齿 喷飞沫	长椭圆张	倒 3	两端高 大弧线

续表7

表情	悠闲	奋斗	嘘	咒骂	鼓掌	嘿哈	奸笑
			擦汗		左哼哼		
					右哼哼		
序号	29	30	31	32	33		
嘴							
描述	不规则半圆露齿	两端低折线	扁半圆竖齿	反 3	歪露半齿		
表情	坏笑	快哭了	阴险	亲亲	耶		
					捂脸		

表 8 微信表情手势拆分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手						
描述	圆形	横向四指合并	一根手指突出上指	竖向四指合并	一根手指突出左上指	双手侧面轮廓
	可怜	哈欠	嘘	再见	抠鼻	鼓掌
	疑问	偷笑				
表情	抓狂					
序号	7	8	9	10	11	12
手						
描述	双手 V 字形	双臂一上一下	五指分明	手臂横摆右指	两手各一根手指突出下指	两手各一根手指碰尖
表情	耶	嘿哈	捂脸	机智	鄙视	委屈

表 5 至表 8 的分析发现, (1) 据表 5, 接近一半的小黄脸带有眉毛, 但眉毛形状各异, 无法按长度、角度等进行归纳, 粗细及眉头、眉尾的画法也都有差别。(2) 据表 6 眼睛种类最多, 微信表情偏重眼部, 眼部不仅形状多, 且大多带有眼珠, 注重瞳孔内部形状的刻画。形状应用较为分散, 某个形状通常只为某一个表情设计。(3) 据表 7, 嘴部相较于眼部种类略少, 多是单一线条或简单形状。其他元素上只有叼烟一种。形状应用较为分散。(4) 据表 8, 手势使用称得上微信表情的一大特色, 种类相对较多。

综合上述分析, 表 9 系统地比较两种表情每一部位不同形状的种类数量、

占各自表情总数的比重、每种形状被组合应用于多个表情的重复情况及其占各部位种类数的比重。

表 9 绘文字与微信表情的系统对比

		总 计		组 合		
		种类	百分比	重复种类	重复率	最多被用次数
眉部	绘文字	10	11%	9	90%	10
	微信表情	20	36%	5	25%	3
眼部	绘文字	24	28%	9	38%	34
	微信表情	37	67%	8	22%	3
嘴部	绘文字	37	43%	13	35%	8
	微信表情	33	60%	7	21%	7
手部	绘文字	5	6%	0	0	0
	微信表情	12	22%	2	17%	3

种类百分比=种类/表情总数（绘文字总数为 87 个，微信表情总数为 55 个）

重复种类：某一形状被应用于多个表情中即为重复

重复率=重复种类/该部位种类数总计

最多被用次数：某一形状被应用在多个表情中的最多次数

微信表情每一部位的种类百分比都远超绘文字，用更为多样化的形状来刻画表情。绘文字除了手部本身形状就很少外，在眉部、眼部、嘴部的重复种类和重复率均高于微信表情，说明绘文字的设计标准化倾向更强，偏向于面部表情系统及组合的逻辑性。微信表情眼部种类占比 67%，而绘文字仅 28%；绘文字嘴部种类占比 60%，而微信表情仅 43%。绘文字在刻画眼部上比较单调，缺乏微信表情那样的对眼睛内部眼珠的刻画；微信表情嘴部大多是单一线条或简单形状，绘文字按嘴部大小、长度、倾斜度、弧度、露齿与否，变化丰富得多。前述预测得到验证。

帕克等人提出，个人主义文化强调自我，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一个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因此，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有可能从小就被训练明确表达自己的情绪，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则被训练压抑他们的情绪，于是采取间接微妙的表达。当然，所谓压抑，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接着，帕克转到古迪孔斯特在 1997 年提出的“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模型”，指出文化会影响个体的传播行为，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异就发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间。帕克认为嘴部肌肉比眼部肌肉更易控制，表达更为明显，符合西方情绪表达明确而东方情绪表达含蓄的文化认知。但在对集体主义偏垂直表情（正

面型)与个人主义偏水平表情(侧面型)的解释上,帕克的“垂直”和“水平”的用词暗中迎合了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垂直型社会(高权力距离)和西方水平型社会(低权力距离)的想象。随着技术进步,原先的绘文字从标点进化到图案,东西方便都使用垂直表情,而不是躺着的水平表情。

绘文字设计不重视眼珠的刻画,可能是因为绘文字本身是面部表情的简化,从写实的角度,眼珠或瞳孔的面积实在太小,据信息传递观,为了尽可能保持面部表情的真实性而做出眼部细节的牺牲。微信表情重视与对象的眼神交流,尤其是对面积更小的眼珠的刻画,从几何比例来说是不写实的,更多是写意。所谓传神,更多是一种现场的、面对面的、共享意义的仪式性体验。尽管在面对面交谈过程中,东西方人都看到了一张真实的脸,但中国人似乎更在意并突出其中的局部,一个眼神,一个秋波,而忽略了那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微信表情的设计标准化倾向要低得多,由于其比例失实夸大,更多是一种不可分解式的设计。丁尔苏在分析文化的认知代码时,就比较了表10中的几对例子(2012, pp. 165-166)。古埃及用左侧全身画来表现牛、鱼,并借助眼睛来定位鼻子。而古中国则用牛的正面头像表示牛,突出牛角和牛耳;对鱼的表示突出鱼鳞;用正面单独鼻形表示鼻,并突出两个鼻孔。甲骨文只突出了一些局部,而不是描述对象的整体,这一特征在现代汉字“牛”“鱼”和“鼻”上依然有痕迹(需注意,甲骨文也有侧身像的文字)。这几对例子看起来跟早期绘文字的中西偏好(垂直/水平)很吻合,或是巧合,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古埃及文字的例子表明其传递信息重在客观陈述和记录,而古中国甲骨文的例子更强化现场的、共享的意义体验。

表 10 甲骨文与古埃及文字中水平与垂直呈现的对比

	牛	鱼	鼻
甲骨文			
古埃及文字			

在早期标点符号组合的颜文字时代,水平型表情是客观的,这种客观不

仅表现在方向上，而且还体现为眼、嘴、鼻的比例同现实比例接近；垂直型表情眼、嘴比例和间距都失真，但观者会其意，是当场的、实时的仪式性体验。从文字到图像的技术演进后，现在的绘文字无一例外全部转向垂直型表情，尽管从理论上讲西方仍可沿用水平的表情。表情本来就是用于人际互动的，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用技术模拟这种面对面的场景，是不可阻挡、符合人性的。现在的绘文字承袭了写实性设计，是一种客观传递的体现；微信表情承袭了写意式表达，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尽管在面部比例中，尤其是在小黄脸中眼珠几乎无法按现实比例写实呈现，设计者明显放大了这一部位。

## 二、两种面部表情系统的整体与个案比较

本部分采用克雷斯和冯·洛文的视觉语法框架（Kress, Leeuwen, 2006, pp. 1-15），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三个层次切入分析，既有整体比较，亦有个案比较，分析的素材从小黄脸扩展至其他系统自带的表情。

### （一）再现意义

按照视觉语法的分类，再现意义是图像最基本的功能，包括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种。叙事再现是社会行为的设计，概念再现则是社会构成的设计。叙事再现的图片中，向量由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事物形成的斜线构成，而概念再现则没有向量。总的来说，绘文字侧重概念再现，其表情设计跟前述面部图释系统的思路如出一辙，是结构化的产物，通过眉、眼、嘴、手各部的逻辑及与现实比例接近的组合来设计表情；微信表情更注重叙事再现，头部前倾后倒、上仰下俯，各种角度，与现实的五官比例与方位都不相符，更加写意（表 11）。

表 11 绘文字与微信表情向量举例

	露齿笑脸	笑得打滚	鬼脸	反转脸	思考脸
绘文字					
	微笑	惊讶	左哼哼	流泪（仰天）	大哭（低头）
微信表情					

表 11 中, 绘文字几乎都是采用一个圆圈作为脸廓, 尽管这个圆脸可以顺时针、逆时针旋转, 甚至完全反转过来 (中西方的表情夸张方式也是不同的), 但始终是以正面圆脸为构形基础。而微信表情除圆脸外, 还会牵涉头部、脖子及全身的活动。前文表 9 中微信表情手势远超绘文字, 可见微信表情涉及行为的场景化设计, 缺乏绘文字的可分解的组合结构性。绘文字官方释义中形容脸的词语多达 44 个, 用语非常丰富, 例如露齿笑脸 (grimacing face)、激动而涨红的脸 (flushed face), 这种“形容词+器官”的形式在微信表情描述中一个都没有。微信表情的官方描述更多采用动词, 比如抠鼻、发呆、得意、闭嘴。这些都说明绘文字偏概念再现, 微信表情偏叙事再现。

类似的表情设计 (表 12), 绘文字追求表情信息的写实传递: 玫瑰花即是一朵写实的玫瑰花,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只掐下玫瑰花朵去送人; 红唇皓齿鲜艳动人, 似乎在等待一个亲吻, 这种接近写实的画风, 可以让读者联想整个面孔以及肌肤娇嫩、美目流盼、桃腮带笑、气若幽兰等形容美女的词汇; 拥抱的动作, 是表情发送者真实动作的再现, 多在庆贺的场景中发出, 在中国人看来有点“袭胸”的嫌疑; 亲吻的方向则更有趣, 绘文字向右方向亲, 这或许是跟左对齐评论式中动作发出者在左边有关; “嘘”的动作也非常写实, 从对方的角度看到的正是拳头握紧的另一侧; 刀把与乒乓球拍手柄都在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顺手的左边。

微信表情追求仪式感, 重在会意与实时体验, 而不是精确的实像表达: 玫瑰花带着长长的花茎, 无论对表情发送者还是接收者, 都有“握住”的代入感; 模糊的红唇, 既可看作发送者发出的, 也可看作接收者发出的; 拥抱更像是卡通形象, 一种安慰情境下的可操作表达, 既可以是发送者的双臂, 也可以是接收者的双臂; 亲吻的方向向左, 这可能跟左右对话模式中发送者在左边、接收者在右边有关, 有趣的是, 这种对话中的代入感, 即发送者向接收者方向亲去, 在接收方手机中却是一个奇怪的呈现——发送者在亲吻自己的头像 (图 2); “嘘”的表情也缺乏立体真实的刻画, 掌背掌心不明, 可看作掌心, 亦可看作掌背, 因此收发双方都可代入, 不像绘文字那样有清晰的掌心与掌背的区分, 明显是发送者的动作; 刀把与乒乓球拍手柄都在右边, 这是一个顺手的、易代入行为的方向, 尽管跟亲吻一样, 在接收方手机屏幕上显示会比较奇怪。亲吻、刀和乒乓球的例子也说明, 仪式本身重在体验, 而不像绘文字那样讲究写实与传递细节。

表 12: 绘文字与微信表情再现意义举例

	玫瑰花	嘴唇	拥抱	亲吻	嘘	刀	乒乓球
绘文字							
微信表情							



图 2 左右对话模式中发送方与接收方的屏幕显示

## (二) 互动意义

人际交往中互动意义的接触包括表达和索取两种类型。所谓表达型图像，即图像中的角色或意义精确，写实描述成为核心，观众聚集于对客体表情意义的解读；索取型图像使观看者与图像中的人物角色建立一种实时的、面对面的沟通关系，图像符号是模糊的、写意的，传受双方都有代入感，聚焦于意义的流动性。本文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人脸，因此更为精细的人脸分解显得极为必要。本文发现，表达型图像绘文字是静态的、写实的刻画，而索取型图像微信表情是动态的、非几何比例的、以眼珠刻画为中心的、会意式的意义流动。

社会距离指的是由取景框架的大小反映出的读者与图像中人物或对象之间的距离。短距一般用于表示亲密，长距则更多展示环境。绘文字表情更大，感觉更近，就像化妆师要给一张脸化妆的距离，是一种细致的情绪表达；微信表情较小，感觉较远，比较接近人际交往的情境。

态度主要由视角体现。从垂直方向上看,绘文字主要是平视,代表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微信表情除平视外,还有仰视和俯视,代表接收方地位有时高于图像,有时低于图像,比如委屈时接收方处于俯视地位,鄙视时接收方处于仰视地位。从水平方向上看,绘文字几乎都是正面,而微信表情则有不同比例的侧面。正面表示收发双方有良好的互动,而侧对或背对则一般表示互动关系差或没有,在中国情境中也用于好友间开玩笑或打情骂俏。

感官情态是指图像的真实度和可信度,可以归纳为高、中、低三类,一般来说色彩越明艳、丰富,感官情态真实度、可信度越高。绘文字拥有更逼真的视觉感受,更趋于写实。

### (三) 构成意义

构成意义分为信息值、取景框架及显著性。在两套表情中各元素的位置显示了表情的信息值。在平面布局上,左右布局表达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上下方代表理想信息与现实信息;中心至边缘表明信息重要性递减。西方在设计表情时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手势、表情进行写实,而中国更重写意(刘文慧,2013),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决定绘文字重在传递信息,而微信表情重在仪式。绘文字基本遵循各元素(五官等)在整个表情当中的真实比例与方位,依据情绪种类调整形状。微信表情则没有这么呆板,各元素(五官等)位置也没有明确的范围,有时眉毛甚至可以跳到脸之外。这种写意而非写实的手法,可能跟中国画中讲究散点透视,提倡用活动的视点观察景物,从而使画面内容不受时空的限制有关。西方传统油画采用焦点透视,要求画家让物象处于特定的光照下,通过明暗层次和阴影体现其形象,增强真实感。(安丽,2012)因此,绘文字追求写实、立体,而微信表情为了会意而写意。

取景框架则是指利用线条、阴影、颜色等造成整体上及各元素之间的分割。在线条上,绘文字的轮廓模糊,由光影渐变而成,更接近真实;微信表情中轮廓与区域界线分明。在光源上,绘文字以顶光为主,头顶部分更清晰明亮,脸颊和眼窝处显得较为暗淡,整体呈现更为立体;微信表情的光源以正面光为主且光线较为聚集,脸正中更明亮,没有明显阴影。在微信最近新增的表情中,个别表情也采用顶光源。在颜色上,绘文字的五官轮廓都有阴影和高光,立体感更强,更加真实;微信表情纯色填充,较为扁平化。

显著性指元素吸引注意力的程度,主要体现在饱和度、明度、对比度等方面。虽然两种表情色彩差别不大,但微信表情的颜色不够鲜艳,元素不够突出,而绘文字色彩则饱和度、明度和对比度都更高,更能吸引注意力。(表13)

表 13 绘文字与微信表情构成意义的对比

	信息值		取景				显著性 饱和度、 明度、 对比度
	五官位置	透视	线条分割	阴影分割		颜色分割	
绘文字							
微信表情							

### 三、研究小结

绘文字与微信表情的平行比较，首先基于二者的平台。在技术层面上，绘文字由万国码组成，不同平台购买版权后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改造；微信表情是由字符串组成并内嵌于微信程序，以唯一的图片形式存在。这一技术基础也直接导致在使用范围上微信表情无法在其他平台上使用，而绘文字则适用于多个平台，尤其是像推特、脸书等完全开放的平台。脸书和推特上绘文字的主接口是评论式，左对齐；微信表情的主接口是对话式，一左一右。使用平台范围以及使用接口的差异，也是不同文化群体自然选择的结果。

微信表情采用更为多样化的形状来刻画表情；绘文字除了手势外，眉、眼、嘴的重复种类和重复率均高于微信表情，其部分之间组合的系统性更强。微信表情眼部种类明显更多，绘文字嘴部种类更多。绘文字各部分比例和位置均符合写实原则，微信表情则更写意，本文借用凯瑞的说法来描述其设计理念上的“传递/仪式”观。在视觉语法和再现意义上，绘文字侧重概念再现，微信表情侧重叙事再现；互动意义上，微信表情发送者对互动性的期待更强烈，更聚焦眼睛的刻画；构成意义上，绘文字追求写实、立体，而微信表情为了会意而写意。就像不久前网络热议的话题：蒙面大侠的形象为什么在东方是蒙嘴，而西方是蒙眼？这也可印证西方人觉得嘴巴比眼睛更能直接传递情绪，而中国人则更希望通过眼神的微小变化来让对方自行体会情绪的差异。这是不同文化群体积累多年后在潜意识下的选择，同时也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在仪式里面，世界是活生生的，同时世界又是想象的……然而，它展演的却是同一个世界。”（彭兆荣，2003）

本文对东西方网络表情设计差异的研究依然是初步的,西方的传递观阐述比较清楚,中国的仪式观仍需进一步的阐释。这个领域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很多研究者都是在一个大的英语背景下做研究,将英语和别的语言进行简单的翻译。而且,面部表情的科学知识并不能取代普通大众对它的认识和理解,通常人们是不会使用阿克曼和弗里森的面部表情系统来讨论面部表情的。另外,中国的“愁”在字典里注释为悲伤(sorrow)、烦恼(worry)和忧郁(melancholy),但在英语中是找不到与“愁”对应的词。(韦程耀,赵冬梅,2012)还有学者认为,面部表情系统只是研究者的语言,不一定具有跨语言的可通约性,因而提出了中国民间模型(The Chinese Folk Model)——一个用中国语言来描述面部表情的语言模式。(Ye,2004)该研究也发现,眉毛和眼睛对中国人识别面部表情起到重要作用;美国人一般会对情绪进行离散分类,比如“他怎么看起来那么悲伤?”而中国人对面部表情的描述就不包含情绪术语,比如“他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中国语言中几乎所有对面部表情的描述都是关于部分的面部运动或者部分的面部结构;中国人在描述一种情绪时,通常会将这个情绪在面部的突出特征与具体某一五官结合起来描述。未来的研究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深入。

#### 引用文献:

- 安丽(2012).论中西方绘画的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文学界(理论版),8,291-291.
- 丁尔苏(2012).符号与意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梁燕碧(2006).日本的网络图释“颜文字”及其文化内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35-38.
- 刘文慧(2013).发表情,调调情.21世纪商业评论,6,72-73.
- 彭兆荣(2003).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民俗研究,2,5-20.
- 饶广祥,魏清露(2018).“趣我”与浅平化:网络图释的传播与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62-172.
- 孙嘉靖(2013).以社会符号视角解读情绪意义.现代广告(学刊),17,20-23.
- 韦程耀,赵冬梅(2012).面部表情的跨文化表达与识别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0,1614-1622.
- Carey, J. W. (200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Ekman, P. & Friesen, W. V. (1975). *Unmasking the face: A field guide to recognizing emotions from facial c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Feng, D. & O'Halloran, K. L. (2012). Representing emotive meaning in visual images: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14), 2067-2084.
- Kress, G. & Leeuwen, T. V.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New

York, NY: Routledge Press.

Martinek, R. (2001). Interpersonal resources in action. *Semiotica*, 135(1/4), 117-145.

Park, J., Baek, Y. M. & Cha, M. (2014).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nonverbal cues in emoticons on twitter: Evidence from big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 333-354.

Ye, Z. (2004). The Chinese folk model of facial expressions: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Culture & Psychology*, 10(2), 195-222.

#### 作者简介:

林升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告系教授, 中美富布莱特学者, 研究方向为文化间传播、广告学。

程茜、乔巾哲、庞云洁、李亚伟, 厦门大学广告系硕士生。

#### Authors:

Lin Shengdo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dvertising.

Cheng Qian, Qiao Jinzhe, Pang Yunjie, Li Yawei, masters of advertising in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lincook@163.com